

冰棒,在我们那里也叫冰棍,儿时农闲的时候,很多小青年半夜起来,骑着自行车去三、四十里的县城食品厂批发冰棒,到乡下卖。

小木箱绑在货架上,里面隔着一层棉被,用于隔热,像如今的冰柜隔着一层泡沫板一样。有些时髦的小伙子,把《大众电影》里的明星彩照取下来,贴在冰棒箱的外面,走村串户很能吸引人的眼球,那时多半贴的是刘晓庆,还有就是《庐山恋》里的女主角张瑜,那时人们的思想还没完全解放,女星那火辣的身段,乡下人有想看又怕羞的意思。男人会一边看一边滴滴咕咕,说烫头发好看,说女人咋穿得这么俊。妇女们聚在一起,看着冰棒箱子上的女星,会羡慕得不得了,说人家城里人不劳动,整天就是捣鼓着吃和穿,哪能不美。有的女孩子,赶集的时候嘴唇也红润得跟涂抹了口红一样,其实,她是偷偷地用红纸含在嘴唇部位,慢慢润湿了染红的,看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,追求美是人的天性。

那时的冰棒只有两种,一种是普通冰棒,吃到嘴里特别硬,价格也便宜,只是三分钱一支;另一种就是豆沙冰棒,豆子自然是红小豆,或是绿豆,煮沸加糖,冷却,做成冰棒。豆沙冰棒吃起来不硬,时不时地有冰凉绵绵的豆儿得口中,炎炎夏日,冰爽至极,不过,豆沙冰棒比一般冰棒多出两分钱。正因为这两分钱的豆沙冰棒,却牵出

冰棒燃起的爱情

张新文

了一段情,一段因冰棒而燃起的爱情之火。我们村有个村花叫施丽丽,人长得高挑,双眼皮大眼睛,皮肤白皙,村子里很多小伙子动了心思,可就是得不到施丽丽的芳心,施丽丽明白,他们只是看中了我的相貌,没有看到我金子般的心。也难怪,她和瘫痪在床的养父亲相依为命,日子过得特别的紧,有天中午天气太热,施丽丽的父亲热得晕了过去,刚好买冰棒小伙子路过,就忙着拿起几支冰棒去了她家。她用凉水给父亲擦洗身子,他就用冰棒慢慢放进她父亲的嘴里,很快她父亲就吮吸起来,他还把冰棒抱在湿毛巾里放在她父亲的肚子上,她的父亲就慢慢地睁开了眼睛……

那日,施丽丽父子俩特别感激卖冰棒的这个小伙子,她给他冰棒钱他也收了下来,只是趁父子俩不注意,卖冰棒的小伙子又把钱放在了她家不起眼的地方。自那以后,每次小伙子卖冰棒总要来施丽丽家经过,施丽丽总要喊小伙子站住卖冰棒给爸爸吃,她每次给三分钱,他总是给她拿豆沙冰棒,开始施丽丽不愿意,小伙子就硬往她手里塞,她又怕别人知道了不好,就只好收下。日子一天天地过去,遇到雨天小伙子

不来,施丽丽就空落落的,有时会站在门边痴痴地往外望,父亲会说你在看啥哩?她说,能看啥,看雨呗!其实,父亲早就看出了姑娘的心事,他心里高兴着呢,因为小伙子人长得挺帅,心也好。后来小伙子每次路过,也不问施丽丽是否同意,总是拿起两支豆沙冰棒放在她家的饭桌上,而后转身就走了。有天和平时一样,他放下豆沙冰棒正想去,却被她拦在了家里,她给她一个用红布包裹的东西,要他出了村再打开。冰棒卖完的时候,他想起了她的红包包,打开一看他高兴地蹦跳起来,一双麻线纳的千层底布鞋,一双丝袜。在农村,这是恋人的信物,千层底里会有女孩子的头发,意味着今生就是你的人了。

为了照顾瘫痪在床的她的父亲,小伙子同自己的父母商量,决心到施丽丽家生活,就是“倒插门”。农村人很要面子,多数父母不会同意的,但是卖冰棒的小伙子父母却同意了,真是皆大欢喜。

结婚的那天,小伙子是骑着自行车来的,车后架上依然是有着明星照冰棒箱,他开心地见人就发一支豆沙冰棒,让甜蜜和快乐像花儿一样,开在乡邻们的脸上……

端午时节盛开的鲜花,北有蜀葵,南有龙船花。

端午花

赵玉明

先说说蜀葵。在北方长大的孩子,对蜀葵一定不陌生。我的家乡,谁家的房前屋后没长几株蜀葵呢?记忆中,蜀葵不用播种,如同野草,春天来了,蜀葵就发芽了。蜀葵的叶子碧绿,边缘有裂痕,形似手掌。蜀葵花开在叶芽间,大朵大朵,紧紧地簇拥着枝干,不是花团锦簇,而是红艳一束。单层的蜀葵,两朵三朵挤在一起,如同小喇叭,吹奏着夏日热烈的交响曲。双层蜀葵像绣球,如芍药,花瓣层层叠叠,或莹白,或淡粉,或嫣红,娇艳明媚。它们在端午的阳光下开着,如同身陷爱情的少女,不计后果,每一朵都倾力绽放,将最美的自己展示出来。

蜀葵根、茎、叶、花、种子均可入药,有清热解毒、镇咳利尿之功效,跟菖蒲、艾叶等端午植物一样具有相同的功效。蜀葵花色艳丽、花期长、易栽培、分布广,集诸多美好优良的品质于一身,使蜀葵成为普通百姓最喜爱的“百姓花”。蜀葵花开得最艳时,恰逢端午节,加上民间有蜀葵驱邪祛疫的说法,所以蜀葵又有“端午花、端午锦”的美称。在我的家乡,端午节那天,当艾叶、菖蒲插上门楣,粽子、咸鸭蛋、水蜜桃端上八仙桌,主妇们就会到院中剪几枝新开的蜀葵,插在花瓶里,摆在堂屋的柜子上。端午节赏端午花——蜀葵,早已是家乡的一个传统习俗。

如果说蜀葵是北方的端午花,那么南方的端午花,则非龙船花莫属了。

从北方到南方已近30年,第一次见到龙船花,是

在小区门口的路边,一排身高2尺左右的绿植,青翠碧绿,蓬蓬勃勃。端午时,一场大雨后,龙船花饱受滋润,那些藏在叶子下的一根根如火柴头般的花蕾,争先恐后地开出一个个小小的十字形花,密密匝匝地围成一个个花球,或桔红或桔黄,一朵朵喜庆艳丽,笑意盈盈。连那些畅饮了雨水的叶子,在红花的映衬下,也显得更加油绿发亮。后来朋友告诉我,这是龙船花。

龙船花,茜草科,龙船花属木本植物,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方地区。骑着车去上班,榕城的大街小巷里,很容易看到龙船花。

龙船花的名字和龙船有关,其花瓣通常呈十字形,而“十”字是驱邪避瘟、祛病防瘟的符咒。端午时节,南方不少地方素有举办龙舟赛的传统习俗。龙船花繁花似锦,火红一片,层林尽染,人们把它与艾草、菖蒲一起插在龙船上,求得吉祥平安,一时间,百舸争流,鼓声漫天,俏艳龙船花,在浪涛间愈发美丽。久而久之,这种花并就叫龙船花了,也就成了南方的端午花。这个夏天,连续半月的阴雨天气,丰沛的雨水,小区里、马路边,无论是青草还是树木,青葱碧绿,任性地生长得有点过了头。对于喜水的龙船花自然也不例外,一朵朵开得鲜艳夺目,与高大的榕树映衬着,绿树红花,相映成趣。

又是端午,路边的龙船花,花团锦簇,灿烂无比。凝眸良久,不禁让我想起了北方的端午花——蜀葵,千里之外,家乡的小乡村,房前屋后的蜀葵,此时一定婷婷玉立,那缀满枝头的花朵,点缀着家乡端午浓郁的民俗风情,它们开在故乡的土地上,也开在我的心中。



为荷而来
罗树妹 摄

故乡的端午节

欧小欧

清风和煦,细雨点点,洒落在早市琳琅满目的绿菜红果上,新鲜的清秀可人,熙熙攘攘

的高贩和来来往往的买菜人,在城市一隅透着满满的烟火气。见巷子深处几缕白烟袅袅,蒸笼上躺着一团胖乎乎的粽子,我深深的闻着那阵阵清香,沁人心脾,熟悉的味道带我回到了儿时的故乡。

故乡的端午节这天家家户户都十分热闹,插艾草,吃粽子,做香囊,喝雄黄酒等等,一扫连日来的单调生活都开始忙的不亦乐乎。包粽子是必要的,母亲总会提前一天准备好粽叶和糯米,一片片细长叶子的清洗工作都是由我来完成,一般都是分成粽子和甜粽子,咸粽子会包老家的腊肉,甜粽子会包红豆红枣,母亲总说过节吃甜粽子日子会越来越甜蜜,母亲手巧,把粽叶做成一个个圆锥形模样,放进调好的糯米馅儿,把边缘剩下的叶子使劲的包裹好,再用麻绳拴紧,一颗颗绿粽子就包好了,母亲包好一颗后,我就把它们串在一起,一串一串的特别饱满,把包好的粽子放进热水锅里煮着,粽叶的清香缓缓入鼻,真叫人垂涎欲滴。出锅后的粽子,更是香气弥漫了整个院子,我迫不及待的想揭开粽子大袍口福,蘸着白糖,吃在嘴里,甜在心头,软糯顺滑,回味无穷,母亲笑吟吟的看着我,满目幸福,打趣的说我是“馋嘴猫”。

每年的端午

"艾草"在燃烧

路来森

节,乡村里,家家户户都要在大门前,插艾草。据说,端午插艾草,是为了“驱毒避邪”。

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,端午的早晨,确是美好。满村子里,都飘荡着艾草香。其实,端午节插艾草,或许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:端午前后,正是艾草生长最为茂盛的时期,艾香味也特别浓郁,缠绵的不得了。插下一株艾草,就插下了一份浓郁的艾香,一年里,缭绕缭绕的,总也释不开。

我的祖母在世的时候,她除了在早晨,于门头插上艾草外,这一天,她必定还会割下一大捆艾草,用作编制“艾草绳”。端午前后的艾草,肥硕而葱郁,根部,尚未木质化,艾香较浓,最适合于编制“艾草绳”了。割下的艾草,先要晒,晒至半干。其时的艾草,柔软而富有韧性,就可以用来编制“艾草绳”了。

庭院里,有一棵老榆树,浓荫婆娑,祖母就坐在老榆树下的浓荫里,编制“艾草绳”。祖母坐在一个蒲团上,左边是一捆艾草,右边则放一水盆,水盆里盛满了水。斑驳细碎的光影,洒在祖母的身上,祥和而宁静。祖母把艾草,一根根地“续”着,双手扭动,手中的艾草,就化成了长长的“艾草绳”。桔梗太硬的艾草,祖母就现将其放进水盆里,水浸一下。有时候,祖母会拿起一棵艾草,放在鼻下嗅一会儿,然后脸上溢出一份慈祥的笑。她大概,很喜欢这种艾草的香味,那种缠绵的艾草香,也许,会使祖母想起许许多多的往事。不必向任何人诉说,装在心里,自己享受就可以了。一位老人,内心的安静,就像一缕艾香,滋润柔和的不得了。

编好的“艾草绳”,还要晒,一直晒到焦干为止。焦干的“艾草绳”,会燃烧整个夏季;那种特有的烟熏

蝉鸣声声,从空旷的远方

蝉歌

陈亮

蝉鸣声声,从空旷的远方跋山涉水,经历风的吹拂,仿佛更加不真切,更像心有所属却又无心在焉。

夏蝉端着糊涂装明白也好,揣着明白装糊涂也罢,反正它有一个更形象的名字“知了”,叫得煞是虔诚执着,“知了,知了”它是夏天的精灵,它的叫声拥有最黏稠的磁性。

蝉无休无止地歌唱,歌唱这个热情澎湃的盛夏,歌唱这个养它的葳蕤大树,歌唱听它歌唱的悠闲自在的人们。

我们可能无法感受山崩地裂、冰川海啸、火山爆发,但是可以近距离地感受蝉鸣。用心去听,则心静自然凉;用厌倦去闻,则心愈加烦躁。何时是真空中的蝉歌,何时是纷扰中的噪音,一切都随你心绪。

炎炎夏日,蝉鸣着迷茫的离歌,或断断续续,或磅礴

大气,没有嗓子哑的时候,只有尽情地奔放和一如既往的澎湃。蝉这块铁石心肠的“闷葫芦”,天天在树上发出悦耳的歌声。(画蝉):“饮露身何洁,吟风韵更长。斜阳千万树,无处避骄阳。”(闻蝉):“一雨一番晴,山林冷落青。莫侵残日噪,正在异乡听。”(秋蝉声):“萧条旅舍客心惊,断续僧房静又清。借问蝉声何所为,人家古寺两般声。”(晚蝉):“深藏高柳背斜晖,能夺孤愁减昔围。犹畏旅人头不白,再三移树带声飞。”总结起来,无论是“画蝉”,画出蝉的风情万种、姿态万千;还是异乡“闻蝉”,不敢打扰游玩;抑或“秋蝉”声中的萧条和僧房中与古寺禅声互不相容;再到“晚蝉”中深藏高柳背向斜晖,能解除孤独愁绪,生怕旅人头发表白而再三移树,而自身大概已经身心力竭,不知老之将至……蝉歌之极致,便是禅语之所在。

蝉歌之后,一片烟雨,一片朦胧……

父亲的“旧爱新欢”

王晓阳

父亲出生于旧社会,家里穷得叮当响。新中国成立后,父亲翻身成了主人。那时候,读书是一件大事,也是一件难事。父亲家境一直不好,学费供给困难。父亲读完高小以后,学费青黄不接,不得不辍学了。

有一天,爷爷对父亲说:“儿子,你很聪明,读书得好,但是家里实在太穷了。你还是回来,帮家里搭把手,挣点工分吧!”父亲心里难过,心心念念的读书生活结束了。父亲知道,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父亲没有沉沦,读书不成了,阅读的快乐一直没有走远。上工时,父亲会把书装在口袋里,大家休息时,他会躲在一边,捧着借来的书籍津津有味地阅读,享受读书的快乐。

后来,父亲成家立业,每天奔波于田间地头,看书的时间越来越少。只有到夜晚睡觉前,一盏昏暗的油灯下,手捧一本发黄的厚书,轻轻翻动,有时眼睛随着手指移动。父亲神情专注,似乎在书中发现了一个新世界,脸上显出喜悦或者迷茫的神

色。有时候父亲带着我一起阅读,共浴书香。父亲对我说:“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,也是一个窗口。阅读是最贵重的休闲!”

父亲随我进城后,闲着无事,四处遛弯。一次在广场中,他看到了一群老人在打太极拳。那行云流水的姿态、气定神闲的神色让父亲深深着迷。母亲知道后,无意中告诉我。我四处打听,太极拳运动舒缓,强度适中,强身健体,极适合老年人。于是我偷偷为了父亲报了一个班。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时,他感到很吃惊,摇头说:“太极学费好贵,我不想学!”我说:“您终身劳作,现在进城了,闲着也就闲着,不如打打太极,况且现在搞活动,学费也不贵!”父亲终于同意了。母亲后来笑着对我说,父亲好喜欢学太极,还说你十分孝顺呢!

自知者不如好之者,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父亲学起太极来,就像在地里种菜、田里犁地,十分认真。每天清晨,傍晚父亲雷打不动地要打上几次太极二十四式,

熟能生巧,颇有几分太极高手风范,受到他的教练啧啧赞叹!父亲每天乐呵呵地,感觉年轻了十岁!没时在家里站桩,拿式,一板一眼,中规中矩。“太极真是好呀,每天站桩半小时,身上感觉轻松多了。”闲时,父亲这样评价太极。

学拳之余,父亲没有把阅读落下,反而更加沉浸于书香。自从打起太极来,他从图书馆借阅了几本太极书籍,每本都一字不落地精读,反复揣摩,兴致来了,还照着图画打上几拳。有时意动拳至,一气呵成,父亲露出明悟的喜悦;有时一个动作比划十几次,不得要领,父亲摇摇头,一脸迷茫!由于父亲年过七旬,精力不济,看得不快,有时不求甚解,但阅读的清欢一直陪伴着他!

如今,父亲重拾“旧欢”,不舍“新欢”,从身体到心灵都像洗礼似的,每天都是新的幸福一天。父亲说:“生逢这个美好时代,我要把身体锻炼得棒棒的,把心灵濯洗得清明,活到100岁!”

独学而无友,是不行的。到城里后,因为阅读,父亲加入了读书圈;因为太极,父亲加入了太极圈。每天,圈里的朋友都有活动。这不,电话又响了,父亲笑着说,老李找我切磋几个动作,我去了。

母亲去世后,他抑郁了好长时间。我们兄妹几个都给了他充裕的生活费,劝他不要摆摊,尤其是我,觉得抹不开面子,可他还是乐此不疲。他乐呵呵地与卖菜买菜的大爷大妈攀谈,家长里短,回来时又把街上的好事坏事说给我们听,笑容又回到了脸上,我们当然也开心。父亲摆摊还能帮助人。有一回,银行副主任买菜,他请父亲帮忙找个合适的人到食堂做饭。社区英子在家看孩子,父亲便把她介绍去。还有一回,一个大爷骑个三轮车突发脑溢血,倒在菜摊前。父亲扔下菜摊,叫车把大爷送到医院,尽管没有抢救过来,大爷家属仍然非常感谢。父亲常说,好事没有错过做的。

其实父亲的菜摊,摆的就是百姓的生活。人间烟火气,最抚凡人心。菜摊既是一种情怀,也是一种文化。真心希望父亲的菜摊能永远地摆下去。

摆摊的父亲

蔡志龙

清晨,喇叭声、谈笑声唤醒了小街,蔬菜的清香氤氲弥漫,一溜菜摊分列两侧,便成了小街一道美丽的风景。

一张洁净的尼龙纸铺在地面,各色蔬菜摆放得整整齐齐,两个菜篮置于身后,一位老人精神矍铄,这便是我父亲的菜摊。

父亲摆菜摊已有几十年了。为保证菜蔬新鲜,他早上天不亮便起床,摘菜、择菜、洗菜,忙忙碌碌,然后带着小马扎,挑着菜篮,晃晃悠悠地摆摊卖菜。菜是自家园子产的,菜摊前总是有人俯身询问,水灵灵、嫩生生的青菜吸引了他们。有的眼尖,瞧见了一条菜青虫,又放下,父亲满怀歉意:“年纪大了,眼不行了,虫子没捉干净。”其实内行人都知道,有虫说明菜没打药,食用更安全。的确,父亲

的菜,草是手拔,虫是手捉。他常说:“菜是给人吃,吃是人生第一大事,可不能马虎。”有人想吃时令菜,可嫌有点贵,父亲也不多说,又把小葱,那人便欢喜而去。小孩爱吃青豆,但剥壳麻烦,父亲便叫客人先去办事,他在卖菜间隙,帮他剥好。碰到年轻人买菜不带现金的新情况,父亲让我去银行替他办了个微信扫码,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也能与时俱进。

父亲没读过书,但算账一清二楚。他一般采用取整法,如三斤半算三斤,七块八算七块,半卖半送,并不计较。遇到没带零钱的,便约定以后再给,因此人缘好,口碑好。有一回,一个陌生客人只买两块钱丝瓜,却拿出百元大钞让父亲找零。回到家,我一看是假钞。父亲后悔莫及,一把撕了,说:“别人害我,我可不能再害人了。”要知道,他两三天也卖不出一百元呢。